

砌屋

成新平

1979年下半年,我高考落榜,老师动员我回学校复读,老实巴焦的父母作出一个“惊天动地”的决定:拆掉老屋砌新屋!这也意味着我上大学的梦由此破灭。

当年,白衣港那个巴掌大的地方,居住着5个生产队700多名社员,只考上一个大学生。我家9口人拥挤在一间半房子里,楼上楼下,开了四张床铺。如果家里来了客人,我们还得外出“打游击”。见到客人老是“外流”,父亲喃喃地说:“要是全家有三间房子就好了。”母亲甚至连做梦都在砌屋。从此,父母含辛茹苦、节衣缩食筹备了几年,每年进购一些建筑材料,准备在老基地拆了老屋建新屋。

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挑水问题。一担井水挑进屋,要经过古樟树边一排茅厕,几家屋檐。要是下雨天,桶里滴进屋檐水,如同滴进了酱油,井水浑浊不堪。见此,细舅舅许松槐将了父亲一军:“姐夫,如果你家不把房子起对门山上,我永远不踏进白衣港半步!”

这话说得硬,连牛都踩不烂。

细舅舅帮助父亲选址到了一个被叫作“烂屋坪”的地方。此处坐东朝西,是一个老屋场,不知是何缘故,这老屋场人丁不旺,后来房屋倒塌。当年毛主席号召“深挖洞广积粮”,六、七两个生产队在这里挖了两口防空洞。有一天晚上,社员成吉聊老远看见“烂屋坪”里磷光闪闪,其实是一个开水瓶内胆瓦片在月光的照耀下闪闪烁烁,便认定此处有“龙脉”,他夫妇死后葬于此地。

经过一番精心勘测,我们全家决定愚公移山,从南边山上取土移至北面,在“烂屋坪”老屋地基上修筑一座防风堤,挡住呼啸的北风,朝南边山岭开辟新屋地基。那时没有机械设备,全靠肩挑背驮。好在全家劳力多,没日没夜地干,挖断了十几把羊角和二指锄头,挑烂了上百担箩筐,压断了几根扁担,每人肩上长出一块厚茧,苦战大半年,终于挑出一块新地基。

地基形成了,要打基脚。亲戚朋友前来助工,从老屋抬来一些青砖和石头,不花一分钱成本,只管一日三餐饭,一包烟。地基要打牢,乡亲们舍得流汗买力,一个个抬石头,铺卵石,调灰沙,汗流浃背。为预防洪水,基脚上砌了三路青砖。

地基打好后,要放泥砖。当时还没分田到户,田土属集体所有,生产队只安排0.3亩田给我家放砖。因我家人口多,砌的屋为三间八,放的砖多,田里的泥巴远远不够用。老父亲没办法,挑完上面的熟泥巴,再挖下面的底子泥,放些稻草,用牛去踩。底子泥太生,无黏性,放出来的土砖开上横七竖八的丝拆,因不能受力,只能砌到二楼以上。房子起到两层,大哥找到工作队长批来0.5立方米杉树,加上拆掉老屋的一些树木,用来作屋梁。屋梁不够,大哥土法上马,捣制了十几根水泥屋梁。没钱买瓦,就地取材,将稻草铺成一排排盖屋,整整齐齐,能防风避雨。

砌屋的日子是艰难的,父母如同驾“没底船”。家里本来就没有余钱剩米,经济压力大,事务相当繁多,调砌泥的、挑砖的、砌砖的,一个个忙得满头大汗。木工手握利斧在做窗户、门框,锯匠咬紧牙关在锯木方,赤膊上阵,身上滚动着的汗珠油光泛亮,还有搞采购的,在霞流古街与白衣港之间来回穿梭,有时哪怕买一根钉子,一捆铁丝,也要跑到街上去,难免“老鼠钻风箱,两头受气”。搞后勤的堂客们忙得不亦乐乎,早饭刚刚吃完,马上安排工匠们过午,每人一碗面条。由于体力消耗大,清汤寡面,每人可吃一海碗,居然津津有味。刚收完场,又要准备煮午饭;才收拾完中午碗筷,又要安排晚上的饭菜。一环套一环,环环紧扣,忙得屁股不沾凳……近百号人没一个闲人,每个人都忙活着。那份虔诚、那份责任、那份卖力,写在每个人的脸上。

后方的饭菜搞得越好,前方的工作干劲越大。办了几天生活,家里没一分钱,近百号人要吃要喝,买建筑材料

料还要一些开销。妈妈急得几头跳,父亲翻箱倒柜找出几块银元,到衡阳兑换了40多元现金,支付了两天开支,还有几天怎么办?大舅舅将家里两头肥猪卖了,凑了110元交给妈妈,使全家渡过了难关。这样,前方与后方配合,大家形成合力。“人心齐,泰山移。”不到10天,新屋落成。一些亲戚朋友提来热水瓶、镜框、铁桶、连环画前来祝贺,有的还抱着鸡,提着蛋,接着蔬菜,叽叽喳喳,好不热闹。

新屋圆梁,鞭炮齐鸣,鞭炮声中,一根屋梁被众人抬到屋顶正中,两位砌匠站上屋顶,如同两位发号司令的将军。他们先用菜刀斩杀一只公鸡,将鸡血滴到屋梁上,屋梁正中用红布捆上盐茶米谷,再一前一后高声大喊:“手拿主家一片缕,一丈三尺还有零;左拴三下增富贵,右拴三下点翰林。”“手拿主家一只鸡,生得头高尾又低;头戴金冠霞佩锦,身穿五彩羽毛衣。”“手拿点心抛向东,主家起屋当富翁;老人拾吃得长寿,后生拾吃做英雄。”……砌匠拿着糖果花生枣子红薯片从屋顶一路抛下来,像落雨一般,吸引楼下的男女老少去抢,糖果枣子花生代表着新屋人兴财旺,早生贵子,日子甜甜蜜蜜。

老父亲容光焕发,满身泥点,站在那里如同一座雕塑。他仿佛有千言万语涌上心头,但又无从表达,只是反复地说:“搭帮共产党毛主席,让我们这些穷人翻了身,有了饭吃,如今又住上了新房子,这不是在做梦吧!”

那年,父亲刚好年过花甲,满61岁,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改革开放后的白衣港充满生机与活力,我家是第一个砌新屋的人,显示了父母的能干与勤劳。其实,父亲拎着马灯,几乎天天在工地守材料过夜。在砌屋过程中,父母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,克服了多少困难,倾注了多少心血,是我们所体味不到的。

大学梦虽然与我无缘,但圆了父母甜甜的砌屋梦。

童年的夏天

邓小鹏

夏天总是跟暑假相伴而至,夏天也是农忙季节。我们最大的任务是砍晒柴,大半年的柴都要在暑假里砍齐了。砍晒柴,就是把山上的生柴砍倒,让它晒干了,再来捆好,挑回家。砍晒柴那天,是我们一个隆重盛大的活动。头天晚上,我们约好了伴;次日天不亮,我们吃过早饭,备好午饭(午饭是油炒饭,母亲还加了两个鸡蛋),在鸡鸣声中,披着暗淡的星辉上路了。

到了山上,像打仗一样,我们各自划分好区域,然后开始砍柴。砍柴时,我就想起电影里打鬼子将敌人全部撂倒的镜头。我把面前高大茂密的柴草看作敌人,我狠狠地砍,痛快砍,越砍越有劲,忘记了炎热和疲劳。有时也会遭到野蜂的袭击,我趴在地上,智取蜂巢,从没畏缩过。口渴了,就近找不到泉水,为了不误工,我们就把茅草叶插在潮湿的石壁上,吮吸甘露似的水滴。太阳快落山时,回头一望,大片柴草倒在脚下,像一片开阔的战场,大伙真有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。

以后的日子,每天上午去山上,先砍一阵晒柴,再捆好一担干柴,挑回家。我们男孩子争强好胜,一担柴,既要比个儿大,还要比柴料好和外观秀气。所以,我们每天挑回的一担柴,是很卖力气的。看着院子里的柴堆,像画圆圈一样越来越大,母亲不断夸我,我心里很有成就感。

童年的夏天,印象最深的是冰棒。只要“卖冰棒喽——”的吆喝声在村里响起,就会看到孩子们冲出家门,把卖冰棒的老人团团围住。有的是来给全家人买冰棒的,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,把硬币“稀里哗啦”地扔进老人的钱匣子,用搪瓷缸装着冰棒,一路小跑奔回家;也有的是两三个小伙伴凑钱买一支,“啾溜啾溜”地轮流吃。不过,大多数孩子只能看看热闹。虽然吃不上冰棒,但听听老人那悠长的吆喝,仿佛也能感受到丝丝凉意。

那时候的冰棒口味比较单一,大多是用水和糖等混合起来冰冻而成。即便如此,也是孩子们难得的美味。每每看到老人箱子整齐排列的冰棒,我就觉得它们似乎也是有生命的,会冲我微笑、向我招手。既然家长不给零花钱,我就自己想办法,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些牙膏皮卖给收废品的小贩,爬树寻蝉蜕卖给药店,去稻田里捉泥鳅拿到集市上卖……对于我来说,每积攒一分钱就相当于积攒了一份快乐与满足。

我们不仅爱吃冰棒,也喜欢收集包冰棒的纸和串冰棒的竹签。雪白的冰棒纸涂了一层蜡,质地比较硬,上面是简洁的蓝色图案。我们把它折成小船放进河里,漂很远也不会翻。竹签则被我们用来玩“架楼”的游戏。

年纪渐长,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吃冰棒了。那一年,我和几个小伙伴一商量,背着白色的泡沫大箱子,走村串巷去卖冰棒。生活好了,买冰棒的人越来越多,我们一天卖上几十支、上百支也是常有的事。卖不完的冰棒,我们也舍不得吃,等傍晚时再退给冰棒厂,因为,我们要用卖冰棒赚的钱去买运动服、运动鞋……

亲情博大

蒋星

朋友每次和我聊起他的叔叔,湿润的眼眶总是流露出浓浓的亲情。

朋友的叔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但一直以来,他对这个农民叔叔言听计从,非常尊重。朋友自幼算得上是天资聪颖,深得叔叔喜爱。朋友还不到三岁,父亲就得了心脏病,不能干体力活,不久,母亲远走他乡,从此杳无音讯,一家的重担全部压在叔叔的肩上。种田、种菜、养猪,这些农村的常规苦活累活,全靠叔叔撑着。叔叔养育了两个儿女,本来家里经济非常拮据,他见侄子学习成绩好,硬是摘下一双儿女的书包,专心干苦力供侄子读书。斗大字不识的叔叔坚持认为:要想改变这个贫困之家

的命运,唯有读书这条路。侄子读高中的时候,学校里要收住校生活粮,怕侄子在学挨饿,叔叔肩挑30斤粮,徒步20里路赶到学校。侄子读大学的时候,交不起学费,叔叔把家里那头原本留着过年的正在长膘的肥猪杀了,东拼西凑,才帮侄子交齐了学费……

如今,我这位朋友事业顺利,受人尊敬,依然不忘叔叔恩情,逢年过节,必回乡探望,拳拳孝心,溢于言表。

世间至爱是亲情。血浓于水,亲情是神圣而又亲切的,是祖辈们多少个轮回才修得的血脉连续,是骨肉相连,是至真至纯,是与生俱来,不可替代。当今社会大

家庭,面临种种诱惑,能保持对亲情的眷恋,对孝道的尊崇,对伦理的敬畏,才是真男儿、真英雄。

亲情是一种力量,拥有一份纯洁无瑕的亲情,构建一个美满和谐的家庭,利于社会稳定,利于纲常伦理,利于道德传承。

亲情更应是一种包容。“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,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”,视他人父母为己之父母,视他人兄弟为己之兄弟,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更是无数先贤圣人的“大同”追求。

愿当下人人保持一份纯粹的亲情,人人拥有一份博大的亲情!